冰雪夜归人

■朱阅平

新时代之歌

送走了冰墩墩，马上要迎来雪容融。河北张家口的崇礼将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。

那一年，一场大雪盖下来，崇礼一片苍茫。

这样的天气，适合在家里吃火锅，而后沏一壶老茶，赏窗外雪景，下一盘闲棋。

崇礼区农业农村局云州调水管理办公室主任安艳怀，和他的工友们聚在施工现场山沟的冰雪里，围着一个火堆，烤着自带的干粮，心里畅想着火锅热汤。

“等工程结束，咱天天去吃火锅。冬天下雪咱围着火炉吃，夏天下雨咱开着空调吃，把这一年多欠下的好吃好喝全补回来。”

安艳怀和工友们啃一口烤温乎的干粮，喝一口刚刚在火堆上温热的水，方方正正的脸上露出宁静的笑。“都说三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嘿嘿，这大雪天，是不是觉得老话说得格外有道理呀！”

“是呀，安主任，咱都多久没休息了。从雨季干到雪季，从夏干到冬……”

“行了吧，等你老了，干不动了，就蹲墙根儿底下晒着太阳跟后辈儿孙说冬奥会，说冬奥会的工程，那时可就有的吹乎了。”

崇礼山沟中的雪格外厚。11月的天气户外施工，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。可是为了2022年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，安艳怀他们拼了。

云州水库调水工程是为了给2022年冬奥会生活用水和人工造雪提供水源保障。云州调水至滑雪场，输水工程总长度29.8公里，沿途设3座泵站和4座减压水池，工程总投资3.21亿元。下窝铺自来水厂和奥运核心区自来水厂也要接入云州调水管道连通，靠云州水库工程提供水源。

为了能够申奥成功，如此浩大的工程项目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必须实现通水。

急！急！急！

一

2015年夏天，崇礼雨水充足。穿越崇礼太子城村的大河，喝饱了雨水，鼓鼓胀胀地欢快翻腾着，时而跃起一朵浪花。奥运村还没有开始施工，从太子城村到二号泵站施工区，必须得跨过村子里的这条河。

安艳怀和同事们乘坐的汽车，在汹涌的河水边却了步、驻了脚。这水不知道有多深，浑浊得看不见河底。不过有一点很清楚，开着汽车过河，车肯定会陷在河里。车上运的工具和材料安静地躺在车厢中，安艳怀和同事们却急得满头大汗。

怎么办？难道一堆人真就在河这边傻望着河那边？

安艳怀守着河边转了几个圈儿，捡起块石头扔进河中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感觉水深不止一米。安艳怀脱掉鞋袜，迈进河边的水里试试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幸好被站在河边的同事一把拽住，才没被水冲倒。不过，这倒是给了安艳怀启发。

他招呼一声，大家从河边的汽车上背起工具、材料，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相互之间手拉手，“哗啦哗啦”，像儿时那样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河。

“咱们多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手拉着手过河了？小时候常常玩的游戏啊！现在‘70后’和‘80后’流行怀旧，没想到咱今天也怀了一把旧。”过了河，安艳怀边穿鞋袜边找着理由给大家鼓劲。

一行人在温馨的“怀旧”中到了工地，发现前一天的工程已经被大雨冲毁，工地上淤泥堆积，杂物在雨水中四处乱漂。

看着凌乱的“灾难现场”，安艳怀哭的心都有。

眼泪解决不了现实问题。安艳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这时候自己可不能掉链子。他撸起袖子、挽起裤腿，喊了一声“干起来”，带着大家清理污泥杂物，利落地收拾起“灾难现场”。大不了就是回到前一天被冲毁的工程，从头再来。

其实在整个施工过程中，像这种情况常常发生。往往是挖好的渠被大雨冲了，工人们只能再挖。

安艳怀把这当成工作中的磨炼。

二

崇礼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连接处，山地落差大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候。到了雨季云过雨过，下雨的时间不会很长，一般就是一两个小时，不过这雨给安艳怀和同事们正在施工的现场添点儿乱、增加点儿困难，使他们手忙脚乱，倒是足够了。

工程第五标段，从四台嘴乡水泉子村儿到窑子湾村，输水管道都是在河槽里，整个施工期全部浸泡在雨季。

“这样下去，不是个办法。”安艳怀看着大家一天工作下来，跟在水里泡了一天似的，心很疼。他在施工场地来回地转，直到转出了主意。

加大开挖深度，开挖完成后再在底部铺上石块儿，架高焊接管道作业，成了水上空中作业。

安艳怀发现自己的工友个个都如同身怀绝技的杂技演员。管道焊接要克服底下的水，还要注意头顶的管道。这段得低头弯腰，那段得踮起脚跟、伸长脖子……管道焊接用到电焊机和气割作业，涉及电和易燃气体。施工场地狭小，需要细心再细心。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安艳怀他们保质保量安全零事故地完成了全部任务。

三

崇礼的山真高！崇礼的沟也真深！冬天一场雪下来，可以齐腰深，人在其中行走，完全靠“爬”。

迈开腿一步一“爬”，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“让后面人踏着前面的脚印前行？”“想啥呢兄弟，童话书看多了吧，这可是崇礼山中的雪啊！”安艳怀安安静静地笑着，否定道。这位兄台一看就没见过崇礼山中“原始”的雪。

其实，能“爬”着前行就够好了。安艳怀说山中的雪坑更可怕！一场风刮过，山中的雪四下乱飞，飞得到处都是平展展白茫茫一片。就这样，雪坑做好了它的伪装。没经验的人如果一脚踩下去，整个人就会凭空消失。这不是穿越！这是遭了没顶之灾，雪的没顶之灾。

当年，从县城出发到现在的太子城核心区，车停在云顶滑雪场。人们步行到山顶，再到长城岭山顶蓄水池。每天上山、下山、下山、上山，来回检查输水线路、阀门。

每年雪季供水前，工作人员要检查全部阀门井，保证运行期间不出问题，要确保每一个阀门正常运行。云顶滑雪场上游，最高位置设了13个排气装置，确保排出管道在供水过程中产生的气体。每一个阀门井，工作人员都要下去亲自检查。井深3米到8米不等，上上下下几十次。有人因为视线不好，被阀门划伤了好几次。而且，井下长期封闭缺氧，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。新手刚下去时头晕，再后来，就懂得打开井盖后等一会儿再下去。

回首这一路走来，安艳怀感触良多。

从2015年11月至2021年，云州调水工程，已经为云顶、万龙、太舞、长城岭等滑雪场共计完成调水600多万立方米。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保障工程项目，云州调水工程几年来运行稳定，有效地保障了几个雪场的造雪用水需要。

冬奥会开幕那天，看着电视直播，安艳怀静静地笑了。

记得当年大家“五加二、白加黑”地忙，都要忙疯了。同事小王媳妇生孩子，小王被准了一星期的假，下山陪媳妇生产。山上的一群人看着小王蹦跳着下山的背影，羡慕极了。可是，原本拥有一周假期的小王，第四天就归队了。因为他放心不下新进来的阀门，怕编号不对……

崇礼又下大雪了。一个个奥运健儿的身影，从山顶飞舞着滑下来。

丰年好大雪！踏着厚厚的白雪，安艳怀和他的同事从山上检查线路阀门归来了，顶着一头一身的雪花。他们，常常是冰雪夜归人。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，复兴之源

闽西山村的红色守望

■陈寿南

在闽西的崇山峻岭中，有一个山村闻名遐迩、令人向往。

它就是松毛岭脚下的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。1934年9月30日，红九军团将士奉中央命令，在该村观寿公祠前举行誓师大会。当天下午，红九军团兵分两路前往瑞金，开始了战略转移。

松毛岭，位于龙岩市西北的连城与长汀两县交界处，海拔955米，地势险要，森林茂密，因山上多松树，落叶时满地松毛，故称松毛岭。此山距长汀县城约50公里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中复村，位于长汀的东南部，与连城、上杭交界，坐落于松毛岭大山下，四面环山、地势平坦，距汀州城40公里，距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瑞金90公里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

1934年9月，国民党军在松毛岭东面连城——朋口等一线，集结了10余万兵力，向驻守松毛岭的红一军团阵地发起进攻，妄图9月占领汀州，威胁瑞金党中央领导机关，由此拉开了松毛岭保卫战的序幕。在朱德的亲自部署下，红一军团主力、红九军团和红24师取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。9日，由于江西兴国告急，红一军团奉命驰援，坚守松毛岭的任务交由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负责。从9月23日到30日，红军将士与敌人进行了7天7夜的浴血奋战，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战略转移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
苍松翠柏，丰碑矗立。今天，当人们在松毛岭的七岭上看到迟浩田将军题写的“中央苏区松毛岭战役纪念碑”“军魂”，看到松毛岭保卫战的先烈群雕和无字碑，看到松毛岭半坡上杨成武将军题写的“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”时，脑海里便会重现那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历史，对先烈前仆后继革命精神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

当人们来到中复村大街街中的南边路口，一个高大的牌坊便映入眼帘，两面红九军团的军旗格外醒目。从景区的停车场往南拾级而上，便到了当年的“红军桥”。

“红军桥”，原名“接龙桥”，始建于明代，系木梁客家廊桥。1929年，红屋区（钟屋区）苏维埃政府成立后，这里便成为红军宣传革命、征兵动员的地方，因此被百姓称为“红军桥”。桥上至今保存着一条“救国不分男女老幼”的抗日标语。“红军桥”又被称为“英雄桥”。当年，“红军桥”廊柱上都刻有一条征兵用的标线。标线与带枪刺的步枪一样高，人比枪高才可以参加红军。许多人因年龄小、个子不够高，就昂着头、踮起脚，争当红军。苏区时期，有3000多名当地的热血青年，从这里参加红军、奔赴战场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场上壮烈牺牲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人便给廊柱上这些标线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“生命等高线”。

走过刻骨铭心的“红军桥”，便来到红旗招展的“红军街”。这条街宽5米，长500余米，两旁店铺为一层的土木结构，路面由鹅卵石铺设，是东往永安、福州，南出厦门、漳州、泉州，西往上杭、广东，北到长汀、瑞金的古驿道交通枢纽。苏区时期，这里是中央苏区的边贸经济中心。今天，人们走过“红军街”凹凸不平、锃光发亮的鹅卵石路面，仿佛仍能听到岁月的回响和红军将士奔赴战场的脚步声。

穿过“红军街”，便来到红军文化广场。在广场的东侧，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古建筑特别抢眼，它就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“观寿公祠”——松毛岭战役总指挥部旧址、长征出发地。观寿公祠大门左侧悬挂着“松毛岭战役总指挥部旧址”的牌匾，右侧是“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”及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百六十页”的石刻。公祠内布有红色展馆，展示着松毛岭战役、中复人民支前、红九军团誓师长征等历史资料。

血与火洗礼的中复村，流传着许多催人泪下、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松毛岭保卫战打响后，中复村村民除青壮年参加红军奔赴前线外，还组成了担架队、运输队支前，百姓把各家各户的门板拆下来，支援红军。战后，不少百姓的家里无门板，即使找回也难以配对。

长征前，村民钟根基与16位“发小”相约一同参加红军。出发前，他们在红军桥起誓：谁能活着回来，就为死去兄弟尽孝。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岁月，当年一同参军的伙伴只剩下钟根基一人。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，他谢绝了组织安排，回村当起农民，给牺牲战友尽孝。

如今，中复村已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、国防教育基地。每年来这里缅怀先烈、倾听红色故事的人们络绎不绝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因为有了你

■程荣贵

是山涧一汪清澈的泉水
是旷野一缕和煦的春风
因为有了你
大地姹紫嫣红
春意盎然

车站，码头，街道
因为你的到来
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
妇女，儿童，老人
因为你的搀扶
心头温暖，幸福安详

三月的春风里
想起雷锋，就想起永恒
宛如一枚熊熊燃烧的火炬
你不仅照亮了自己
还温暖了整个中国

歌唱的布谷鸟

■峭岩

记得多年前，我负责编辑的一本诗集，电话中说好我去他家取书稿，但他执意送来。那天，他从黄寺赶到北太平庄花园路，走了一身汗，把书稿交到我手里时，我感受到一颗诗心在跳动。我翻看着浸满他心血的书稿，从勾勾画画的纸页上，看到他是何等用心。尤其看到他有些变形的字迹，眼前便浮现出他右手抖动的样子。他是怎样坚持着、执拗着写下一个个字的。我的心酸了，又有些灼痛。

这天凌晨4点多，我就醒了，翻了几次身再也睡不着。我索性起床摸进书房，当我翻读李瑛的书稿时，烦躁顿时消遁了。我游进了他岁月的河流。我是从一条大河的源头寻起的，看它的潺湲，看它的跌宕，看它的涛涌，看它的转折与舒畅。

也许因为我们是唐山同乡，一条滦河穿过他的家乡也穿过我的家乡，青纱帐掩映着他的小村也掩映着我的小村。挖野菜、拾柴火、捉青蛙，是我们儿时的共同经历，炊烟味、苦菜味、糠皮味是我们共同尝过的滋味。所以，读他写儿时、村庄、乳名、上学的诗，我如读自己的亲身经历。而他写人生、情感、心灵的诗，更是如己所出，非常亲切可心。我想，这是他与我同乡又同在军旅的缘故。

有人说，一个伟大的诗人应当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和哲人。李瑛在这本诗集中写道：“到今年为止整整坚持写诗70年。70年来，从未愧对诗歌，从未停止对诗的思考与追求。”在读他这本诗集时，我又翻出《李瑛七十年诗选》拿来比较。他早年的诗写得轻松流畅，在叙事状物上不断有新的突破，逐年都有超越。我和诗友们多次谈起，在马拉松般的诗路上，有不少诗人落伍掉队了，而李瑛常写常新，直至炉火纯青。我指的不仅是技巧的跟进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拓展，日益坚实。对此，他自我评价说：“真正成熟的诗是老了以后写的。”

我记得，在翻看这部诗稿时，他心事重重说到金钱物质，说到精神坚守，说到当下诗歌的现状，多有忧虑。尤其是有的诗过于私人化、口水化……我们都有同感。正如他所说：“诗歌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，要写出精品，不下决心做艰苦的努力不行；同时，诗人也必须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，是一个沉湎于心灵、甘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。写作虽是个体劳动，但却绝不是个人的事。我主张诗人讲使命感、责任感，这是对他的道德要求。”当下，有些诗人恰恰缺少这些。他们自以为写诗好玩，任意为之，以致作品琐碎无聊，甚或艰涩难懂。我看李瑛的诗也有写小事物的，但小中见大，见微知著。比如《草帽》一诗，抒情主体虽然简单平常，却写出了诗意，“它金色的光芒已经变暗，却成为一个时代符号”。有大胸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诗行。

李瑛的妻女都先他去世。之后，他写了关于妻子的一大组诗，都是掏心之作。“这一天的日历是一扇门/你昨晚把它打开/今天却关闭了/时间冻结在那儿/从此我再难推动它/也没有钥匙能把它打开。”生离死别是痛心的，“如果能把我们，还给母亲/让我们一起再重生一次，该有多好/当生命成为枯叶/让我们手挽手一起轻轻飘落，该有多好/但你一个满身历史创伤的灵魂/没告诉我一声，便独自远去了/留给我巨大的懊悔和痛苦/我捧着颤抖的呼唤。”表达了诗人“流血的思念”之情，那思念“滴滴都是不会开花的种子”，真挚感人，撼人心魄。相比时下那些浅薄的爱情诗，是不同品质的作品。

我们常说诗意，诗意存在于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判断、语言意象的运用上。能在平中见奇、俗中见雅、小中见大，是诗人智慧的体现。李瑛的诗感染我的是思想的密度和语言含量。他的一句诗里能有两个或多个意象跌宕出现，又意象不凡，是很难得的。记得他在《对诗的追求》中这样表白：“我的一双芒鞋，曾踏遍千山万水，用整整一生的时间，以枪衡量从战争到和平的距离，以笔衡量从生到死的距离”“我唤醒我的母语中的一切符号和词语，把饥饿孩子的泪滴叫星星，把贫穷母亲的乳汁叫爱，把战士滚烫的血叫自由，把汗抛在了哪里？已经忘记”“我伏在每个夜晚和黎明的肩头，不倦地歌唱，像一只吐血的布谷，除了它，我一无所有”。

在时空里，我看到一位老人从风雨中走来，苦与乐、艰与险、荣与辱，伴随着思索走过来，又豁达地走了。他对诗的悟性与生命的本质相融合，又凸显出思想指向，格外坚实牢固。没有成熟思想的诗人是营造不出这种诗的意境的。

我与李瑛相识近60年，书信往来、电话沟通、登门互访不断。可以说，我是读着他的诗而写诗的，是在他的关注中成长的，有此因缘，深感有幸。我永远记得他那充血的眼神，记着他发自肺腑、撞击喉管的话语，以及他如布谷鸟的歌唱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不知不觉间，李瑛已离开我们3年了。每每回忆他的离世，总有无尽的悲伤萦绕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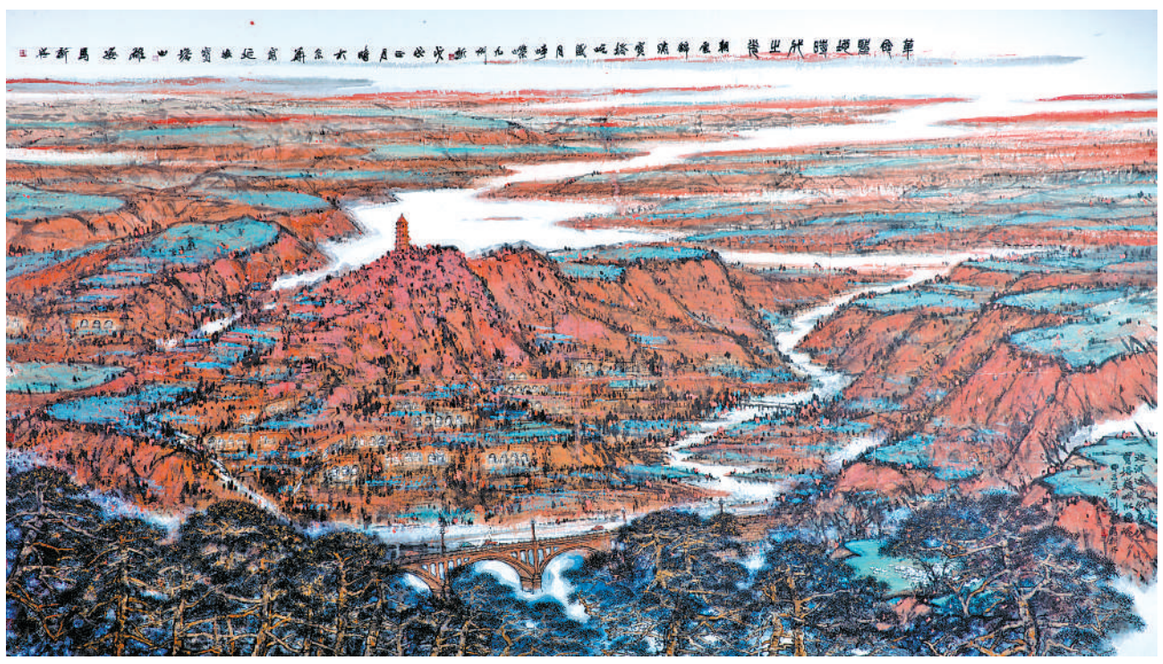
李瑛是我敬重的前辈诗人，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。1966年8月，我参加《解放军文艺》举办的创作学习班，住在白广路一处楼房里。傍晚，李瑛推门走进来。我俩一见如故，很快便亲近地聊起来。那时，李瑛担任诗歌组组长，诗名已满全军，但他没有一点傲气，问我吃得习惯不？环境有些嘈杂是否影响学习？嘱咐我写诗要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他说：“孔子还问花草的名字呢，年轻人一定要深入生活，不断充实自己。”话虽不多，却句句掏心。自此，我俩交往近60年。

李瑛是位谦卑的人。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，浸润着泥土、露水的气息。他任编辑组长、出版社社长、原总政文化部部长，始终保持“兵”的本色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5398期



革命圣地 时代之光（中国画） 马新林作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